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漢
九人

東方朔集

第四册

東方大中集題辭

東方曼倩求大官不得始設客難楊
子雲草太玄乃作解嘲學者爭慕效
之假主客遣抑鬱者篇章疊見無當
玉卮世亦頗厭觀之其體不尊同于
游戲然二文初立詞鋒競起以蘇張

爲輸攻以荀鄒爲墨守作者之心寔
命奇偉隨者自貧彼不任咎未可薄
連珠而笑士衡鄙七體而譏枚叔也
曼倩別傳多神怪不足盡信卽史書
所記拔劍割肉醉遺殿上射覆隱語
榜楚舍人侏儒俳優其跡相近及諫

起上林面責董偃正言嶽嶽汲長孺
猶病不如何况公孫丞相以下誠子

一詩義包道德兩篇其藏身之智具
焉而世皆不知漢武歎其歲星劉向
次於列仙事或有之非此浮沉莫行

直諫事雄主其誠難哉

婁東張溥題

夫以區區事為休之非也嘗或莫不
焉而世者不以對流燿其燄星修向
一荷壽分與謝兩篇其鍊良之習具
離亦不吹何此公終丞味以平端于
賦上林面責董鄴五言綠綠宛具

東方大中集目錄

騷興文人書

七諫辭與謝車馬書

談興初放詩書

書答沈江

熱怨世書

頌藉怨思林茂詩

頌自悲

哀命

謬諫

疏

自悲

諫起上林苑疏

應詔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與友人書

序

東坡中集目錄

東方大十洲記序

論

非有先生論

設難

答客難

答驃騎難

頌

早頌

銘

寶甕銘

詩

據地歌

誠子詩

嗟伯夷

附錄

本傳

論

東方大中集目錄終

東方大中集卷卷全

漢平原東方朔著

明太倉張溥閱

騷

念思七諫 王逸註

平生於國矣

平屈原名也

長於原野

高平曰原 野言屈原少

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見遠

言語訥謔兮

音謔

澀出口為言相答曰語

又無疆輔

言已質性忠信不能巧利

辭令言語訥鈍復無疆友黨

淺智褊能兮聞見

輔以保達已志也疆一作強

又寡褊狹也寡少也屈原多才有智博數言便

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已數進

也怨恨於左右欲害已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

乎原墜言懷王不察已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墜而不還也伏

念思過兮無可改者言已伏自思念行羣衆成

朋兮上侵以惑上謂君也浸稍也言佞人相與羣聚朋黨成衆君稍以惑亂而

不自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滅消也言佞臣巧

旦夕在於君前而使忠賢之士心懷恐懼吞聲小語消滅蹇蹇之氣以避禍患也堯舜

聖已沒兮孰為忠直言堯舜聖明今已沒高山

崔巍兮崔巍高貌水流湯湯湯時章切湯湯流貌言

而不知頹弛俛視水流湯湯流行而不死日將

至兮與麋鹿同坑坑音岡陂池曰坑言已年歲

輔政治而與麋鹿同坑鳥獸塊塊音獨處貌

當道宿夜止曰宿言已孤獨無耦塊然獨處舉

世皆然兮余將誰告告古六切舉與也言舉當

告我忠信之情斥逐鴻鵠兮鴻鵠大鳥近習鴟梟鴟梟惡鳥斬伐

橘柚兮柚音又橘列樹苦桃苦桃惡木言君親

而遠仁賢便娟之脩竹兮便娟好聲寄生乎江潭便娟好聲

東方大中集 卷之三 騷 二

貌屈原以竹自喻言有便娟長好之竹生於江
水之潭被蒙潤澤而茂盛自恨放流而獨不蒙

君之上歲蕤而防露兮歲蕤盛貌下泠泠而來

風冷冷清涼貌言竹被潤澤上則歲蕤而防蔽

庇也以言已德上能覆也下則泠泠清涼可休

蓋於君下能庇廕於民孰知其不合兮若竹栢

之異心竹心空屈原自喻志通達也栢心實以

塞其志不合若往者不可及兮謂聖明之王堯

來者不可待欲須賢君年齒已悠悠蒼天兮莫

我振理悠悠憂貌振救也言已憂愁思想則呼

救理我之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言

侵寃者

私怨懷王用心闇惑終不覺寤令我獨抱忠信死於山野之中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言已思念古者人君得道則安失道則危禹湯以王桀紂

以覽私微之所傷傷害也言已又觀人君私愛

國以危殆也楚之無堯舜聖而慈仁兮後世稱

而弗忘言堯舜所以有聖明之德者以任賢能慈愛百姓故民至今稱之也齊桓

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各彰夷吾管仲名也管仲將死戒桓文曰

豈才自割易牙烹子此二臣者不愛其身不慈

其子不可任也桓公不從使專國政桓公卒二

子各欲立其所傳公子諸公子竝爭國亂無主而桓公尸不棺積六十日蟲流出戶故曰失於

專任夷吾忠而名著也

晉獻惑於驪姬兮申生孝而被殃

已解於九章篇中

偃王行其仁義兮荆文寤而徐亡

也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人于徐周衰其後僭號稱王也

偃謚也言徐偃王修仁義諸侯朝之三十餘國而無武備楚文王見諸侯朝徐者衆心中覺

悟恐為所并因與兵擊之而滅徐也故司馬法曰國雖强大忘戰必危蓋謂此也

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

失其位周得呂修徃古以行恩兮封比干之丘

壠小曰丘大曰壠言武王脩先古之法敬愛賢能克紂封比干之墓以彰其德宣示四方也

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

才敵千人為俊淫多貌也

言天下賢英俊慕周之德也日來親附浸淫盛多四海竝合皆同志也明法令而

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言周家選賢任士官得其人法令修理故幽隱

之士皆有苦衆人之妬予兮言已患苦楚國衆嘉名也

也箕子寤而佯狂箕子紂之庶兄見比于諫而被誅則被髮佯狂以脫其難

也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言已欲效

而去不顧楚國之地貪忠直之名念君闇昧心為傷痛怫鬱而傷病也聯蕙芷以

為佩兮過鮑肆而失香言仁人聯結蕙芷芬芳之肆則失其性而不芬香也以言已

積繫忠信為讒人所毀失其忠名也正臣端其

操行兮反離謗而見攘謗訕也攘排也言正直之臣端其心志欲以輔

東方大中集 卷全 騷 四

君反為讒人所誦訕身見排逐而遠放也世俗更而變化兮而一作伯

夷餓於首陽言當世俗人皆改其清潔化為貪邪當若伯夷餓於首陽而身垂功

也各獨廉潔而不容兮叔齊久而逾明弟也言已

死獨行廉潔不容於世雖饑餓而浮雲陳而蔽晦死幸若叔齊久而有榮名也

兮言讒佞陳列在側使日月乎無光則使君不聰明也忠臣貞而

欲諫兮言忠臣正其心欲諫其讒諛毀而在君讒毀在旁而不敢言

也秋草榮其將實兮其一微霜下而夜降殺物

以喻讒諛言秋時百草將實微霜夜下而殺之

身使不得成也使不得成也商風肅而害生兮商風西風肅急

不得成也名商風肅而害生兮貌一作肅肅肅

百草育而不長

言秋氣起則西風急疾而害生物使百草不得盛長以言君令

急促剗傷百姓使

眾竝諧以妬賢兮孤聖特而

易傷

言眾佞相與竝同以妬賢者雖有聖明之智孤特無助易傷害也易去聲

懷計

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藏

士曰隱寶曰藏言已懷忠信之

計不得列見獨處巖穴之中隱藏而已

成功隳而不卒兮

隳壞也

胥死而不葬

言子胥為吳伐楚破郢謀行功成後用讒言賜劒棄死故言死而不

葬也世從俗而變化兮隨風靡而成行

言當世之人見子胥

被害則變心從俗以承上意

信直退而毀敗兮

虛偽進而得當

言信直之臣被蒙譖毀而身敗棄虛偽之人進用在位而當顯

職也追悔過之無及兮之一作而豈盡忠而有功

言君進用虛偽之臣則國傾危追而自悔亦無所及也已欲盡忠直之節終不能成其功也豈

一作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而去公言在位

先王之制度務從私邪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

齒之未央言已執守清白而歿忠直終不變節惜年齒尚少壽命未盡而將天折也

將方舟而下流兮冀幸君之發矇大夫方舟士特舟矇矇

也言我將方舟隨江而浮冀幸痛忠言之逆耳

今恨申子之沈江申子伍子胥也吳封之於申故號為申子也哀痛忠直之

言忤逆君耳使之志怒若申胥諫吳王殺而沈之江流也願悉心之所聞兮

心一作余遭值君之不聰悉盡也聽遠曰聰言已欲

遭值懷王聞不聰盡忠竭其所聞陳列政事不開寤而難道今道一作導不別

橫之與縱緯曰橫經曰縱言君心常惑而不可縱不能知賢開寤語以政道尚不別聽奸臣之浮說今絕國家之久長

愚亦明矣言君好聽邪說之臣虛言浮說以自滅規榘而

誤亂將絕國家累世久長之祿也言君為政滅先聖之法

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度而不施用背棄忠直

之臣以離憂患而乃寤兮離一作離若縱火於秋蓬

自傾危蓬蒿也秋時枯槁言君信任佞諛不慮艱難卒

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言君施行業

危殆尚復論國之禍凶豈不晚哉彼離畔而朋黨兮獨行之士

其何望言彼讒佞相與朋黨竝食重祿獨行忠直之士當復何望宜窮困也日漸

染而不知兮稍積為漸秋毫微哉而變容鏡毛

夏落秋生言君用讒邪日以漸染隨之變化而不自知若秋毫更生其容微眇而日長大也

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咎過也言車載衆輕之物

以折其軸而不可乘其過咎由重索雜載衆多之故也以言國君聽用羣小之言則壞敗法度而自傾

赴湘沅之流澌兮恐逐波而復東言已心清

潔不能久居濁世故赴湘沅之水與懷沙礫而流澌俱浮恐遂乘波而東入大海也

自沈兮不忍見君之蔽壅礫小石也言已所以懷沙負石其樂死

自沈於水者不忍久見
懷王壅蔽於讒佞也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沈沒也淖溺也俗吟峨而慘嗟，吟與

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嶸峨嗟嗟不齊貌言時世之人沈沒財利用心

淖溺不論是非不別忠佞風俗毀譽高下

賢愚合同上不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

任賢化使然也清泠泠而殲滅兮殲音尖清泠

殲盡也滅消也溷湛湛而日多溷讀作沈溷湛

一云而日殲兮溷湛湛而日多溷讀作沈溷湛

泠泠清清之士盡棄銷滅不見論臬鴉既以成

用貪濁之人進在顯位日以盛多臬鴉既以成

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言貪狠之人竝進成羣

廉潔之士歛節而退也

蓬艾親入御於牀第兮第音姊第牀篲馬蘭蹠

也第音姊第牀篲馬蘭蹠

東方大中集 卷全 騷 七

蹕而日加

蹕音趨蹕音卓馬蘭惡草也蹕蹕暴長貌也加盛也言蓬蒿蕭艾入御房

中則馬蘭之草蹕蹕暴長而茂盛也以言 佞諂見親近則邪偽之徒踴躍而欣喜也 棄捐

葑芷與杜蘅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

言棄捐芳草忠正之

士當奈世人不知賢何一云余柰夫 何周道之 世不知芳何一云余柰夫不知芳何

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

險戲猶言傾危也言周家建立德化其道平直

公方所履無失而言蕪穢傾危者心惑意異也 以平直為傾危則以忠正為邪枉也 詩曰周道

如砥其 高陽無故而委塵兮 高陽帝顓頊也委

項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 唐虞點灼而毀議 點

也灼炙也猶身有病人點炙之言堯舜至聖道 德擴被尚點炙誦毀言有不慈之過 卑父之累

也誰使正其真是兮言佞人妄論以善為惡乃非訕聖王當誰使王其真

偽乎已以忠被罪固其宜也雖有八師而不可為八師謂禹稷高臯陶

伯夷倅益夔也言堯舜有聖賢之臣八人以皇為師傳不能除去虛偽之謗平疾讒之辭也

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久言皇天保其高明之姿不可踰越也后土

持其久長不可掘發也賢人守其志分亦不可傾奪也一云不可輕脫服清白以

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玄英純黑也以喻貪濁言已被服芬香履

修清白偏與貪濁者異行不可同趣也西施媢媢而不得見兮媢音

提西施美女也媢媢好貌也詩曰好人媢媢也慕母勃屑而日侍慕母醜女

也勃屑猶媢媢膝行貌言西施媢媢儀容姣好屏不得見慕母醜惡反得媢媢而侍左右也以

言親近小人
斥逐君子也
桂蠹不知所淹留兮
桂蠹以喻食

其美之木亡其處也
以言衆臣食君之祿不建

忠信妄行佞諂亦將
蓼蠹不知徙乎葵菜
言蓼

辛烈食苦惡不能知
徙於葵菜食其美終以困

苦而癯瘦也以喻已
脩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

求祿位亦將終身
處潛潛之濁世兮
今安所達

貧賤而困窮也
乎吾志
潛音泯言已居濁濁之世無有達我

有所載而遠逝兮
固非衆人之所識
識知也言

正之志欲遠去以求賢人
驥躡躑於弊輦兮
輦音

君子固非衆人所能知也
不識驥驥以駕敗車

踣躡躑
不行貌
遇孫陽而得代
孫陽伯樂姓名也言衆

則不肯進遇伯樂知其有力以車代之則至于里流名德也以言俗人不識已志亦將遇明君建道流化

垂功業也 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

皆解於離騷經

路室女之方桑兮 路室客舍也 孔子過之以自侍 孔言

子出遊過於客舍其女方采桑 吾獨乖刺而無

當兮 乖差也 心悼怵而耄思 耄亂也九十曰耄言古賢俊皆有遭

遇我獨乖差與時邪刺故心 思比干之泚泚兮

中自傷怵惕而思志為耄亂 子胥臨死曰抉吾

泚泚忠直之 哀子胥之慎事 兩目置吳東門以 觀越兵之入也死不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玉

東方大中集 卷全 騷 七

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斲斲音析斲

斷也昔卞和得寶玉之璞而獻之楚厲王或毀

之以爲石王怒斷其左足武王卽位和復獻之

武王不察視又斷其左足和乃抱寶泣於荆山

之下悲極血出於是暨成王乃使工人攻之果

得美玉世所謂和氏之璧也或曰兩足畢索索

盡也以言玉石易別於忠佞尚不能知己之獲

罪是其小人之居勢兮志狹智少視忠正之何

若言小人智少慮狹苟欲承順求媚以居位改

勢視忠正之人當何如乎甚於草芥也

前聖之法度兮前一喜囁嚅而妄作謀私貌也

言小人在位以其愚心改更先聖法度背違仁

義相與耳語謀利而妄造虛偽以譖毀賢人也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問姬爲醜惡讞譁爲

訟

好女也言君親信讒諛之臣斥逐忠正背先聖
法度衆人謹譁之訟以好爲惡心迷意惑不自
知也
愉近習而蔽遠兮孰知察其黑白
言君近諂

之蔽遠賢者言不見用誰當
知已之清白彼之貪濁也
卒不得效其心容

兮卒一作來安眇眇而無所歸薄
薄附也言已放流

盡形體東西眇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
眇無所歸附也

蔽言已專壹忠情竭盡耳目之精明欲以年旣
助君而爲佞人之所壅蔽不得進也

已過太半兮然輶軻而留滯
輶音坎軻音柯輶

已過五十而輶軻沈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
滯卒無所逢偶也

而滅敗罔以喻法言已欲高飛遠止他方獨寃
恐遭罪法以滅敗忠厚之志也

東天... 騷

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天壽命天也皇天既不純

命兮余生終無所依依保也願自沈於江流兮絕

橫流而徑逝徑一作遠富為江海之泥塗兮安能久

見此濁世言已息委命於江流沈為泥塗不忍久見貪濁之俗也

怨世西遊事辭爽以自即分神冥冥而整

賢士窮而隱處兮士一作者廉方正而不容言時貪亂者衆

賢者隱蔽廉正之士不得容於世也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

剖心子推自剖而飢君兮德日忘而怨深飢音

解於九章中一云行明白而日黑兮荆棘聚而推自剖而餉君兮

成林荆棘多刺以喻讒賊言已修行清白皎然

也通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廂序之東為東廂以

言賢者棄捐間巷小人親近左右也藜一作梨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

進而相朋相朋一作明臯鶚竝進而俱鳴兮鳳

皇飛而高翔言小人相舉而論議賢智隱而深藏也願壹往而徑

逝兮壹或作一道壅絕而不通言已思壹見君盡忠言而遂徑去障蔽於

讒佞而不得志也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言已於在山澤心中愁苦

無所告懇長
憂悲而已
丙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

言已自念懷抱忠誠履行清白丙不慙也
於身外不媿於人志愈堅固不衰懈也
隱三年

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頽
言已放在山野滿三
年矣歲月迫促去若

頽下年且老也古者人臣三諫不從
待放三年君命還則復無則遂行也
憐余身不

足以卒意兮
憐一見而復歸
言已自憐身
老不足以終

志意幸復一見君
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
陳忠言還鄉邑也

委之咸池
咸池天神也言已自哀不能脩人事
以見愛於君屬祿命於天委之神明

而身被疾而不聞兮
間差心沸熱其若湯
言已

仁義身反被病而不聞差憂道不
立心中怛然而氣熱若湯之沸也
冰炭不可以

相竝兮也竝併吾固知乎命之不长言冰見炭則消炭得冰則滅

滅以喻忠佞不可竝處則相傷害固知我命之不得長久將消滅也一云固知余命之不长一云吾乎固知

命之不長知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予年之未央自哀惜死

離予之故鄉不得歸郢見故居也鳥獸驚而失群兮飛者為鳥

走者猶高飛而哀鳴言鳥獸失其羣偶尚哀鳴為獸相求以刺同位之人曾無相念之意也

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

真情本心也言狐狸之死猶嚮丘穴人年

老將死誰有不想故鄉乎言已尤甚也

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言舊故忠臣日以疏遠讒諛新人日

東坡大甲集 卷全 騷 三

近而見親也一云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

無報言衆人誰能有執心三行於杳冥之中施

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言已患苦衆

故乘風而遠去也凌恒山其若陋兮凌乘也恒山北

媮娛以忘憂言已乘騰高山以為庫小陟險猶

媮悲虛言之無實兮君不察也苦衆口之鑠金

已解於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歔而霑襟言已

猶思楚而厭白玉以為面兮厭著懷琬琰以為

心言已施行清白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

頁一
卷之
三

而外淫淫潤也言讒邪之言雖自內感已志而猶不變玉色外潤而內愈明也何

青雲之流瀾兮瀾一作爛微霜降之蒙蒙蒙蒙盛貌

其蒙言遭佞人羣聚造作虛辭君政急天旱下霜則害草木傷其貞節也徐風至

而徘徊兮而一作疾疾風過之湯湯風為號令言君命寬則風舒風

舒則已徘徊而有還志也令急風疾則聞南藩已惶遽欲急去也一云疾風舒之蕩蕩

樂而欲往兮藩蔽也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至

會稽而且止會稽山名也言已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

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衆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

借浮雲以送子兮載雌霓而為旌旌旗也有一云為旌也

東方大中集 卷全 騷 三

載虹霓而為於駕青龍以馳驚兮班衍衍之冥冥言極疾也

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勿其焉如不知所苦衆

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舉去也言苦見俗人多言無信不可

據任故願離衆而遠去也登巒山而遠望兮巒小山也一云登巒無山字

好桂樹之冬榮南方有不死之草非方有不釋之水也一云好桂茂而冬榮

觀天火之炎煬音陽兮聽大壑之波聲大壑海水也言已仰

觀天火下觀海水心愁思也引八維以自道兮天有八維以爲綱紀也

含沆瀣以長生言已乃擊持八維以自導居不

樂以時思兮一作思時食草木之秋實秋實謂棗栗之

屬也 飲菌若之朝露兮 構桂木而為室 言飲食潔清所處芬

香也 雜橘柚以為園兮 園一作圃 列辛夷與椒楨 雜聚

以自修 鶡鶴孤而夜號兮 哀居者之誠貞 言鶡鶴

飾也 鶴大鳥猶知賢良哀惜已之履行正直而不施用也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 傷楚國之多憂 言已自哀生時祿命好行

公正不與君合 憐傷楚國 內懷情之潔白兮 潔

無有忠臣 國家多憂也 質遭亂世而離尤 言已懷潔白之志以惡耿介

之直行兮 世溷濁而不知 言衆人惡明正之直

之故也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言讒佞害已使

明君放逐忠臣上測汨羅之湘水兮汨水在長沙羅縣下

注湘水中知時固而不反言已沈身汨水終不還楚國也傷離散之

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遂去而處玄舍之幽門

兮穴巖石而窟伏巖穴也言已修德不用欲從

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自喻德如蛟龍而潛匿也何

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言山石高巖非已所居靈魂偃

蹇難上欲去之也含素水而蒙深兮日耿耿而既遠素

白水也言雖遠行哀形體之離解兮解一作神罔

不失清白之節也

兩而無舍

罔兩無所據依貌也舍止也自哀身體陸離遠行解倦精神罔兩無所據

依而舍

惟椒蘭之不反兮

椒子椒也蘭子蘭也

魂迷惑而

不知路

言子椒子蘭不肯反已魂魄迷惑不知道路當如何也

願無過之

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

言願設陳已行終無過惡雖身沒各滅猶自樂

不改

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

言懷王易也

至於惡楚國將危

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瞶迷而

不知路

世心中煩惑也言已遭遇亂

念私門之

正匠兮

匠教遙涉江而遠去

言已念眾臣皆營

以其邪心欲正國家

念女嬃之嬋娟兮涕泣流

乎於悒

於悒增歎貌也

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

追吾何及

言亦無所復還也

戲疾瀨之素水兮

望高山之蹇產

言已履清曰其志如水雖遇棄放猶志仰高遠而不懈也

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言已哀楚有高丘之山其岸峻

險赤而有光明傷無賢君將以

沾危故沈身於湘流而不還也

哀命

怨靈脩之浩蕩兮

離騷經

夫何執操之不固

操

也固堅也言已念懷王信用

悲太山之為隍兮

隍城下池也易

孰江河之可涸

涸塞也言太山將頽為池以喻

君且失其位用心迷惑過惡已願承間而效志

成若江河之決不可涸塞也願承間而效志

今恐犯忌而干諱言已願承君閒暇之日時竭

効忠言恐犯上忌觸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怙悵

衆人諱而見刑誅也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怙悵

而自悲怙悵恨貌也言已終撫我情寂寞玉與石

而同匱兮匱匣也貫魚眼與珠璣圓澤為珠麤瑤

知賢愚忠佞之士猶雜魚駕駿雜而不分兮

眼與珠璣同貫而不別也駕駿雜而不分兮

馬也良馬服罷牛而驂驥左轅為服外駢為驂

為駿也言君選士用人雜用

駑駿不異賢愚若駕罷牛驂年滔滔而日遠兮

以駢驥才力殊也罷音皮年滔滔而日遠兮

滔滔壽冉冉而俞衰自傷不遇心怵憚而煩寃

東方大中善卷全 騷 六

今徐音涂憚音覃蹇超搖而無冀蹇辭也超搖不安也言已

自念年老心中徐憚超搖不安終無所冀望也固時俗之工巧今滅規

桀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今策駑駘而取路當

世豈無騏驥今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

其人今故駒跳而遠去皆已解在九辨不量鑿而正柶

今恐桀矍之不同已解於離騷經也不論世而高舉今

恐操行之不調調和也言人不論世之貪濁而

見憎於弧弓弛而不張今弛解執云知其所至言

衆也弓雖強弛而不張誰知其力之所至乎無傾危以言賢者不在職位亦不知其才德也

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言國無傾危之難，則不知賢士之伏。

節死義也。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

而不羣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

正法弧而不公。弧，戾也。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正法膠

戾不用眾皆背公而歸私也。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

堂。明堂，布政之宮也。言忠直之士隱身為政也。棄彭咸

之娛樂兮，言棄彭咸清潔之行，娛樂之風俗，則為貪佞也。滅巧倖之繩

墨。言工滅巧倖之繩，墨則枉直失其制。葑蔞雜

於叢蒸兮，采翻曰叢，煊竹曰蒸。言持葑蔞香直之草雜於廢蒸燒而燃之，則不識於

東方大中集卷之三

物也以言取忠直棄之林野亦機蓬矢以射革

不知賢也一云篲蔬雜於廢蒸之箭也言張强弩之機以蓬蒿之箭以射犀革

致荒亂無駕蹇驢而無策兮策蹇跛也又何路之

能極跛蹇之言君任駕頓之臣使在顯職如駕

以直鍼而為鈞兮鈞一作鈞又何魚之能得言君不

敬聘請賢者猶以直伯牙之絕弦兮伯牙工無

鍾子期而聽之鍾子期識音者也言鍾子期死

無知音也言已不遇明君識忠和抱璞而泣血

直者亦宜鉗口而不語言也

今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和氏云安得良工而剖之也

音者相和兮謂清濁也同類者相似謂好惡也以言君清明則潔白

之士進君闇昧則貪濁之人飛鳥號其群兮鹿

鳴求其友同志為友言飛鳥登高木志意喜樂則和鳴求其群而呼其耦鹿得美草

口甘其味則求其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

臣不思賢念舊魯不若鳥獸也詩曰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又曰呦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

動叩擊也彈楔也宮角五音也言叩擊五音各

正則下直也一云叩宮虎嘯而谷風至今物也

而商應彈角而徵動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風至而應

其類也以言君脩德行政則百姓隨而化也龍

舉而景雲往龍介蟲陰物也景雲大雲而有光

東方大中集 卷全 騷 大

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君
好賢士則英俊往而竝集也
音聲之相和兮

言物類之相感也
言鳥獸相呼雲龍相感無不
應其類而從其耦也傷君獨

無精誠之心以動賢也一云音
繫而相和兮一無言及也字
夫方圜之異形

兮一云若夫勢不可以相錯言君性所為不與
合若方與圓不

可錯雜勢也
列子隱身而窮處兮列子古
賢士也世莫可

以寄託言列子所以隱佚不仕而窮處者以世
多詐偽無可以寄命託身也以一作與

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翱翔而無所薄已解於
九羣也

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言已
歷貪

濁之世終不得展其志意但欲闔口而無言兮
其處巖穴之中而隱伏也

嘗被君之厚德闔閉也言已欲閉口結舌而不能復言以嘗被君之厚

默也獨便情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言憂愁之無窮也

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思一見君而陳忠言也

不及君而騁說兮騁馳也世孰可為明之言已不及賢君

而騁極忠說則時世闇蔽無可為明真偽也身寢疾而日愁兮寢卧也

情沈抑而不揚言已身被疾病臥而愁思自傷忠誠沈抑而不得揚達也衆

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言當世之人無可與議事

君之道者哀我精神所志而不得通於君也

謬諫

鼎也左氏傳曰昔夏禹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
鼎遷于周是為周鼎言駢之器登明堂周鼎
反藏于深淵之水言小人任政賢者隱匿也
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言往古嫉
不肯進用我何為獨怨嫉
今世之人乎自憫之詞嫉

疏

○諫起上林苑疏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墊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

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

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
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
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
西。車驚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
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
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
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
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何天之變而天下之士莫不感泣流涕而
宮前對對物... 或華之臺而焚其蜡泰與
不而與非所以... 國富人出夫與於市之
以或無期之與其共本何三出姑絲茲國之夫
西車驚南出又存彩龍大藥夫一日之樂不且
悲其其不何二出... 而國之漸也東
乘其烈人室靈今... 以香末出而
而君養與與... 故大其財之觀而與人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劔。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自以以朝

前昔身主清此世以而天今大百文至民林派

想林樹甚誠具良萃益實對昔慶忌兼諸險外

主益以言張利二

二身其

十二言言八臣服國臣備國十四高言父

言十八學新吳兵去鄰朝之具珍楚之券亦

史以用十五學樂險十六學精清隔二十二

臣開少夫父其身清足數年十二學清三冬

之熱請上書

書

○與公孫弘書

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游。不以遠近爲
初。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
一朝以百騎馳造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
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
而游。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從公孫弘借車馬書

朔當從其泉。願借外廐之後乘。木槿力死而朝

榮者士亦不必長貧也。

公孫弘答東方朔書附

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龍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與友人書

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怡然長笑，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之光華，共輕舉耳。

○與公孫弘書

書

序

○十洲記序

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盛美。特招延
儒墨於文網之內。抑絕俗之道。擯虛詭之迹。臣
故韜隱逸而赴玉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
尊上好道。且復欲徜徉威儀也。曾隨師之主履
行。北至朱陵。扶桑之闕。溟海冥夜之丘。純陽之
陵。始青之下。月宮之間。內遊七丘。中旋十洲。踐
赤縣而遨五嶽。行陂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

周流六天涉歷八極於是矣。未若陵虛之子。飛
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
蓋。南翔太丹而栖大夏。東之通陽之霞。西薄寒
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
其下無復底。臣之所識。始愧不足以酬廣訪矣。

○十洲記

札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論

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勵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王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

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
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
身。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
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隤。

感慨係之

國家爲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
辭。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則志士仁人
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
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
居家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
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
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

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損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禮。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

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
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
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
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爲公侯。傳國
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
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
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唯。仰
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

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
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此之謂也

神如將其宜國無災害之變只無滄寒之會宋
報谷出三平或內晏然天下太平命到則麻萬
昔關內建建食親存齊法漁游辭執規檢皆庶
海親卑宮繪樂技固難此聖以平貧只無墮業
宮之費財車馬之用效曠整數於人省欲親生
百舉賀林帝謝惠敏口美賞存也張時翁為

設難

答客難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
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
竹帛唇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
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
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

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土者彊，失土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威震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
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爲虎、不
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
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竝進輻輳者、不可勝數、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
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
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
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

此一段絕
奇絕正絕
肆絕西

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鷓。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

夏方大口集 卷全
三
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闔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繇是觀之，譬猶鼃鮑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不至青傾無魚入至察限無封最而前熱視以

答驃騎難

干將莫耶，天下之利劍也。水斷鵠鴈，陸斷馬牛。
將以補履，曾不如一錢之錐。騏驥綠耳，蜚鴻驂
騮，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
跛猫。

天可及無世辨以林
林以麻蘇曾不咬一
千探莫即天可及麻檢

天可及無世辨以林
林以麻蘇曾不咬一
千探莫即天可及麻檢

谷飄飄

頌

旱頌

維旱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艷，
滄滂瞳瞳而亡止，陽風吸習而熇熇，群生閔懣，
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爲害，農
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耜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
禍，痛皇天之靡濟。

雨霖霖而寸草不長
 風烈烈而木葉不凋
 雲昏昏而白日無光
 霧茫茫而大地含悲
 旱魃肆虐而民無聊
 赤地千里而餓殍盈
 天戈未下而黎民塗
 炭未盡而哀鴻遍野
 旱魃之威而民無聊
 赤地千里而餓殍盈
 天戈未下而黎民塗
 炭未盡而哀鴻遍野

旱魃

旱

銘

寶甕銘

當黃帝時。瑪瑙甕。至堯時。猶存。其露不竭。謂之寶露。舜遷寶甕於衡山。故山有寶露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在舜廟之堂前。不知年月。至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

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

詩

據地歌

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
何必溪山之中。蒿廬之下。

誠子詩

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
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
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羣累生。孤貴
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嗟伯夷

窮隱處兮窟穴自藏。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

耕田種

精

本傳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銜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給鬪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

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
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
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
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
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
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
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

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虺，又有足，跂跂。瓜，瓜善緣壁，是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窶數。立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晷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廼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烏哺穀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狌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

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呿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鏐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卽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廼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比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稍杭之地。民皆號呼罵詈。相聚會。自言鄴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怒。

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乘輿物久之
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
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乃使右
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
所後廼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
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於是上
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大中大夫
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

南、蓋、厘以東、空、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
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
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吾上壽王奏事
上大說稱善、時朔在傍進諫、是日因奏泰階之
事、上廼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
子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
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歿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達仇讐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徧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

萬歲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
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
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
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
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
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
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
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

歿。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
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
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畱第中。教書計
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寇出。則執轡
八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
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
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
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
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

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菡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

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
重地。歿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先
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
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歿。何恨之有。上
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
還。有頃。主疾愈。起。謂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
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
未定。上曰。願謂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

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廼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蹙鞠。劍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杜宮。馳逐平樂觀。雜

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
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陞戟
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
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
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畱神於王事。馳
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
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
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蠹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曾葬於霸

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
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
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
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
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
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鳥以韋帶劍莞蒲
爲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
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
纈。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
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
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
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
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羆馬。示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豈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畱意察之。朔雖談笑。然
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

朔皆教美無所爲。屈上以朔曰。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至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除。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弁嚴子爲衛尉。臯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贛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

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遽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上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

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先生自視何與。比哉。朔對曰。臣觀其函齒牙。樹頰胥。吐唇吻。推項頤。結股腳。連臍尻。遺蛇其迹。行步偃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談調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疆國。

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
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
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
論。又設非有先生之論。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
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祿屏風
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
引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
皆非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

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茂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該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朔之談諧。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度。童兒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

東方大中集 卷之八
附著之朔故詳錄焉

東方瞻辭款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懷肉
汗殿弛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大中集終